

青春的悸动

——给女大学生的信

陈光全 左力

JIDON



—geinü daxueshengdexin

艺出版社

G 645.5
10
1

陈光全 左力

青春的悸动

——给女大学生的信



(京)新登字 124 号

青春的悸动

著者:陈光全 左莉

出版:华艺出版社

发行: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: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5

字数:100 千字

版次:1993 年 3 月第一版

印次:1993 年 3 月第一次

书号:ISBN 7-80039-723-8/I·303

定价:3.50 元

难尽相思序

亲爱的莉子，当你翻开这本信集的时候，思绪是否随我，又回到了昔日的大学校园？是否情感依旧如昔：每次投递或收到来信，总是饱含着期待和无限的温馨。就当这本书问世，是往时你送给我的和我送给你的一件信物，双方都珍藏如玉；是那些日子里撒下的春雨，汇成的秋河，水不深，却清澈见底；浪不大，却源远流长。我原想告别如往的相思，可偏偏又选择了新一轮的别离，来到了遥远的南国海滨珠城，去开辟你一再鼓励我开辟的所谓锦绣前程。我无奈，只得重操旧笔，展一页新纸，绪以前相思。不知这是三十岁男人生日的洗礼，还是内心酸楚的哭泣？！

你在新一轮离别我的时候，为往日的相思作序！你的的确确是位“作者”：在你日立之前就著作了好几本书，但我还是觉得你只有与我合作，才有你这本言情的成功之作；你说走就走了，是个“分裂主义”的制作者；你又总是想弥补些离别的损失和挽救那“分裂”的错误，用思念之绳捆绑着我，让我在受缚之下苦苦相思，你是我感情的制作商。我找不出理由去埋怨你：看你总是错的，细想又总是对的。工作起来是玩命男人，动起情来又细细如棉。想恨你总是难恨起来，说爱你便能使人如醉痴情。无论如何，我还是要谢谢你那份纯

情，那种真意和这份厚礼。

被人爱和被人恨都是一种被人牢记心头的永恒。感谢你选择了爱我而不是恨我。大学时代的恋情，回过味来，的确是段浪漫人生。二十多岁的你我，虽勿以天真计，但心底里仿佛一面明镜，总比现在纯净得多。爱就是爱，没有任何杂质、不掺一点儿水份，也不图任何报酬。爱是彼此的交换，而不是双方的买卖，也不存在着是否等值的问题。但我深知，爱要升华，必须达到某种平衡，俩人心里的平衡。

你好象又在谈你的恋爱观。我们可爱的儿子都快三岁了，你还是从前的你，仿佛刚刚进入恋爱的角色。不管是作女朋友还是作人妻，女人都希望自己的那一半多留一些美好的回忆给她未来的日子。你留给了我这样薄薄的一册书信，但在我的心中的份量，却是极厚极厚的。

我还得再一次请你原谅，这些书信本来只独属于你的，可我却毫无保留地将它出版了。我知道爱具有强烈的独占性，但你总得承认，文字是祖先创造给后人使用和表达的。情感表达在纸上被印刷出来，就象一份合同被送去公证了，谁也不愿再反悔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另一种海誓山盟。

你的心里总是留不住一点秘密。说实话，你的每一封信留存在我心底的，都是一首诗，或是一篇散文。既然公开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书是供人读的，也只能任由我们的读者去共享了。我相信他们也会与我一样，读起来会感觉身旁有一股暖流，使人更加恬静、清新和愉悦。

作者于北京
广西

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一日

作者简介：

陈光全，男，1963 年出生。

左 力，女，已近而立之年。

他们同出生于地处江汉平原、长江之滨的湖北省公安县。

他们曾就读于同一所中学，同一个班级。

在大学生活的热浪中，他们日渐相知相识。

1987 年，他毕业于武汉大学管理学院。同年加入中化集团从事业务工作。著有《经济与精神情感》、《简明世界管理名人手册》等书，并发表有《我的忠诚》、《寂寞》等诗文。现任中化北海有限公司总经理。

1988 年，她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，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新闻中心任记者工作。

莉子：

你好！

刚把写给你的信寄走，就收到了你进大学后的第一封来信。今天接到你的第二封信之后，我觉得有些后悔了：你会不会因我的信中之言，觉得我这个人自负狂妄？从内心里说，我向来把象你这样的同学看得比我更有其光辉灿烂的前程。向你诉说教训？向你介绍“经验”？向你表明哪是人生成功的路和失败的路？而当你上大学里适应一个时期之后，你便会对这些东西发出鄙夷的冷笑的。因为，从中学的顶礼膜拜，到自身的登堂入室，你会觉得，一方面自己的知识面确实还很狭窄；另一方面大学生也并不是象过去想象的都玫瑰芬芳！不过，敢于否定自己的过去和看到别人的不足，我想，这也未必不是一大进步。

我本不是一个外向性格的人，至少现在还“开放”不足，何须把自己曾经痛苦过的腿上的伤疤擦起来，也让别人皱眉不快呢？更不必把自己走过的曲径小路当作一种夸耀于人的所谓经历，拿到屋子外面去摆个地摊。但我也自觉奇怪，当自己的内心产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力量和依赖，又好象是一种别人看来多余的责任时，心灵深处的野花又怎不争春？好吧，我的信中若有失礼之处，请原谅。

接受你第一封信的批评，暑假我是回过母校而没到班主任老师那里去，但我的情况与你们不同。城镇上的孩子，暑假是他们度闲的黄金季节，可农村的孩子，更作为我，暑假便是回乡的劳动季节。暑假整整劳动一个月之后，又于八月

十四日提前返校了。所以难觅更多的时间去走师访友，想必你能理解。

你是能够奋斗的，你一定有作为！

《科学管理与技术进步的巨大威力》是我的首篇调查论文，自视拙作，多是杂志社的恩赐，故难出手寄你。固然我是爱好写作的，但毕竟我的高考语文只得了74分！假如说“班门弄斧”，我看这还是古人为我专备的词汇。不过，我自在《武大校报》帮忙以来，觉得总编老师对我的写作训练有很大帮助。

我认为你学新闻的，报告文学可以多读一些，可以对较好的开头、结尾、评议、描写等作些摘录笔记。同时丢掉中学时代那种少女的似乎是应该的所谓怕羞心理，多参加些校内外社会、团体活动，以锻炼自己。

望今后学习、生活多多交流。

顺祝你拥有一个愉快的国庆！

1984. 9. 27

莉子：

你好！

看了你的信，是不是可以说，此时此刻，你心灵的大海正翻卷着思乡的浪花？

我理解你这澎湃的思乡之情。人总是这样矛盾着：（圈身于父母的时候，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美好，总叹望好儿女该求志天下。可一旦别乡远去，那父母的恩恩爱爱，那昔日的家茶饭香，满目皆是，扑鼻尽来。看来人人均念故土，可个个又思“衣锦还乡”。）你这位在父母厚爱下近二十年才远离家土的姑娘，初进学府，何不思乡！可憾的是，这远隔千山万水，其间有多少屏障，姑娘“电视前晶莹的泪珠”，难以老同学的手绢试擦……我相信你会克制住这种时而袭来、又时而远去的脆弱之情的。

男儿也非总刚强。风平浪静者，心灵深处更难以抑制青春热血的湍流。也许这正是男人感情的虚伪一面。我怀疑自己已成为一个感情的俘虏，谁俘虏我呢？我还不想去怀疑别人，也许是我自己。我往往沉醉于天真的幻想和憧憬的幸福之中，是不是我在自设圈套，囚住自我，真太傻了。这些是否会成为你一时的笑话？

你没有理由去“有时自悲”，因为你各方面的基础比我要好得多。我刚上大学时，也甚感知识面太窄，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大学生。特别是与有些城市来的学生相比，相距太远，自惭形秽。一年多过去了，大家都在新的同一起跑线上竞争，我们总不能老是望洋兴叹吧。希望你珍惜自己宝贵的

四年。当你信心不足的时候，是否可以想一想：难道我朝思暮想的境地，就仅仅是为了欢乐的舞会、嘻戏的游玩、甚至混日子也只能默默无闻地得过且过吗？我觉得在大学四年里，只有以忍痛吃苦的精神，脚踏实地的作风，敏锐开放的思想去获得一定的成果，才不愧父母的期望和自己的良心。不要只吃人生欢宴上那块最甜的蛋糕。

原来听说你会小提琴等几门乐器，是吗？衷心希望你能保持这一爱好，更希望将来有机会听到你的美的琴声，定能牢牢锁住我的心弦。唉，高中的“拼搏”，也真扼杀了不少同学的多种爱好。

祝你很快地适应大学环境，学习进步！

另外，你是否愿意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你们系党支部？

1984 年. 10. 7

莉子：

你好！

真巧，昨天刚把写给你的信寄走，今天就收到了你的来信。从你的信中，对你的寒假生活和学院的教学改革之事有了些了解。本来，春节想到你家去拜访，而且当时这种心理还是一种很强的欲望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未能成行，真是遗憾。

你没到武汉大学来的原因确实很多（至少你的信中是这样写的），不过，假如是你我的环境调换一下，也许我返校时会顺停武汉，去找你的。

也许学习紧张一些是件好事，至少可以排除一些思想和某种情调的干扰。青春的热潮，怪七怪八的念头，不知从何日开始侵入我的脑海，而大部分又是多情应笑，自作自受。

我们这学期有九门功课。

对于教育改革，比之你们，我们学校是先行了一步。你们学校也开始了，是否你也初进了改革洪流？但是，作为一位比较知己的同学，我还是想谈谈自己的浅见。你们建议学校改善学习环境等方面，诸如教室灯光问题、图书馆、阅览室要延长开放时间等，是理所应该的。而对于饮食问题，从中学到大学，从北方到南方，只要是人们集体餐饮的地方，都有些问题，而且往往是提的意见多，改善的可能少。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，市场价格波动幅度也有所变化，自然会影响到每个居民，学生也不可能排除在社会经济生活之外。我对那些声嘶力竭的呼喊者，偶有“钦佩”，却很少模仿。再是勤工俭学问题，现代大学生要求自立的呼声很强烈，大多数

大学生都不甘总是躺在爸爸妈妈爱抚的摇篮里过生活，希望自立，这也是我的愿望，并得到了实现。但是对有些大学生办小卖铺，办咖啡馆，并且南来北往地不上课搞“采购”，我有自己的看法，大学四年的时间，将一部分光阴花费在这上面而且影响了学习，太可惜了。其实大学生可做些与学习有关联的勤工俭学活动。比如给要求上进的社会青年辅导自学；给双职工家庭的学生当业余家庭教师等，这样可缩短“学校里的人”与“社会上的人”之间的距离，将来也许能尽快适应工作。此外，象你们新闻系学生，可以发挥自己写作的特长，多写些稿件，向报刊杂志投稿，既锻炼写作，又有收益。

总之，不要只当嘴上的呐喊者，要做出一点实事来，这是我的自勉，也望其共勉。当然，社会分工之细，不应该要求每个人都象模具机床造出来的一个样。但是，倘若我们自己活着，只是为了增加世界的“花色品种”以免单调，就显得太可悲了。

顺便一提，你“祝我少一些烦恼”，可知道我有何烦恼吗？
祝你春天快乐！

1985. 4. 1

莉子：

你好！

真是过意不去，为替我帮周老师买书，让你跑了那么多路。

是的，我从“农业生产第一线”中走出来到中学复读，周老师一家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。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的严父慈母般的手，使我至今仍觉温暖如春；他们在我人生转折最关键的几年里，给予我知识和做人的教诲，使我终身受益难忘。

真有趣，你提到跳舞了，你不是要我谈谈吗？是的，在跳舞场上确实能显示青春的活力，即使坐而观之，欣赏那音乐的节奏，也是一种乐趣。只可惜我还会跳舞，好象也没有那种雅致去学，我只想暂且把我课余时间“消遣”在阅览室里，寻找一些我想写的论文资料。也许将来会有机会向你们这些老同学学习跳舞的。记得朱自清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人总是脱不了鹅黄的底子，我便如是。

〔时代前进之快，无不使我有时仰叹。我常常觉得，我是两个人的偶尔凑合：一则需要奋斗和竞争，要拼搏和角逐；而此时又有另一个声音在说，这些又是为了什么呢？三点两滴虚名？将来“死而瞑目”？未免自欺欺人。于是，孤独和寂寞向我招手，空虚和苦恼向我走来。别人更难解其迷：他在大学名利双收，该满足了，为何还常锁双眉？看来，人的一生必须有其真正的奋斗目标和理想的追求。〕

二十二岁过去了。没有童年的天真，昔日的家境贫寒却

养成了我从小还能吃苦的本性；少了些少年的幼稚，十六岁便步入“广阔天地”，继承父业，开始“农业学大寨”和“大有作为”。青年时代，我独自步出了《人生》的故事情节，却又往往因思旧而伴随青春的烦恼。于是，月儿高照，映落校园浓郁的树影，我独自走出寝室，也不知是为了散步，还是为了超脱，抑或是为了躲避那难以名状的辛酸的泪。

人与人之间，能理解就理解，何必硬是用那祭祀用过的白纸去扎一个灯罩，插在死者的坟头呢！

四月十二日我入党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更想了许许多多……

后来，我终于找到了一种自我慰藉的之所谓方法，这便是不停地学习和工作，以掩饰和忘却想掩饰的情感，想忘却的思绪。

可能今年六月份我会来北京一次，但现在还难以肯定。今年团中央要召开全国青年改革者会议，全国高校共二十名代表，我校现有四名填表。若有此机会，当然想一见阔别已近两年的你。

暂违了！

祝君学习进步！

1985. 4. 15

莉子：

你好！

收到你的信，我感到很高兴。我不止读了一遍。因为我
觉得，我们的交谈已不再是那种社交性的表面词句的表白，而
是开始触动内心深处的可贵的奥秘。

有时人们之间的往来，多是带着一种互相恭维的表面的
油腔滑调，搪搪塞塞，遮遮掩掩，想必你也能体会到世俗之
一隅吧。但是，假若自己把一个人当作他应该而且有必要了
解的人的话，我们就大可以撕掉那哪怕是一层薄薄的面纱了。

是的，你猜对了，你的同学大多都以为你是在优裕的环
境中长大的娇姑娘，自然也包括我在内。看了你“自我坦
白”的陈述之后，我依然抱存那种观点。因为你确实有个优
越的家庭环境，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，父母所给予的教养毕
竟多于我之所获。更可贵的是从小受到了多方面知识的培养。
当然，我并不是想以此否定你在求学道路上的坎坷和因之留
下的心灵的伤疤（在那个“做梦都想上大学”的中学时代，如
榜上无名，自己给自己的压力，别人给自己的压力，甚至冷
漠和白眼，无不令人望而生畏。我是从那种场景走过来的，当
然领受的也就够了，那种心情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体会得到）
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我刚考进大学之后，想到你的落选，而
且你又家住“中举者”来来往往的班主任老师家对门，心里
定会更不是滋味。投信相慰，总想为你分担点不快和落漠。心
中的那份情谊，也难辩是基于鼓励还是鸣其不平。

莉子，我觉得你不应该那么后悔自己已逝的过去，过去

的痛苦和跋涉，也许正在成为我们今后骄傲的地方。比如我们对问题的考虑，对生活的认识，对事情的处理，都会受约于经历的不同而各异。多一些经验，不就多一分成熟吗！你现了了不起和我同龄吧，怎能说“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已逝去了”呢？是的，对于一个姑娘，十八岁花季，标志着她的黄金时代已开始来临，但是，我们仅仅把幸福和欢乐局限于年龄上，就未免有点楼阁小姐的情调了。你有你的追求，我想你所感到的将不会只有“痛惜”，“悲怆和凄凉”，世界偌大，人海茫茫，人间不乏有理解你的人，无论是在事业上，友情上，爱情上。你的“新奇和快乐”，都不会“只是一片游云”。

生活总是因为人的千差万别、各种各样而显得纷繁复杂。我有时总把它们与自己所学的专业“经济”挂起钩来，我们应该笑迎的多彩的人生，作为增添自己生活中的“花色品种”，同时在学会选择和“挑选”中砥砺自己的意志。

比起我来，你弥补过去和奋斗未来的条件要好多了。比如，你的家庭总是多为你的成才考虑，而我呢，又必须为自己的家庭去考虑很多，我肩负的仿佛是整整一个包袱的责任。在我读高中的时候，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，家庭象一部超负荷运转的机器。我们家五兄妹，两个哥哥和两个妹妹都为我求学作出了牺牲，大哥当初把一块刚买回的手表又转卖掉，作为我求学的第一笔学费；二哥、大妹冒着倾盆大雨、踩着泥泞的路，赶到70多里地远的学校为我送去半袋米和两瓶酱菜；两个妹妹在我读书期间都以“不愿再读书”的理由弃学务农；双目失眠的父亲和劳累成疾的母亲还在辛勤地为儿女“尽义务”。我虽然进了大学，可我欠了多少人间的情、人类的债！我不能在哈哈大笑和戏嘻玩乐中了结“我”的一生。当